史記三家註/卷0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七十

史記卷七十一
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七十二

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

樗里子者，名疾，秦惠王之弟也，〈索隱按：樗，木名也，音攄。高誘曰「其里有大樗樹，故曰樗里」。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，故號曰樗里子。又按：紀年則謂之「楮里疾」也。〉與惠王異母。母，韓女也。樗里子滑稽多智，〈索隱滑音骨。稽音雞。鄒誕解云「滑，亂也。稽，同也。謂辨捷之人，言非若是，言是若非，謂能亂同異也」。一云滑稽，酒器，可轉注吐酒不已。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，詞不窮竭，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。　正義滑讀爲淈，水流自出。稽，計也。言其智計宣吐如泉，流出無盡，故楊雄酒賦云「鴟夷滑稽，腹大如壺」是也。顏師古云：「滑稽，轉利之稱也。滑，亂也。稽，礙也。其變無留也。」一說稽，考也，言其滑亂不可考較。〉秦人號曰「智囊」。

秦惠王八年，爵樗里子右更，〈索隱按：右更，秦之第十四爵名也。〉使將而伐曲沃，〈正義故城在陝州〔陝〕縣西南三十二里也。〉盡出其人，〈索隱按：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，歸其人。又《秦本紀》惠文王後元八年，五國共圍秦，使庶長疾與戰脩魚，斬首八萬。十一年，樗里疾攻魏焦，降之。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明矣。而傳云「八年拔之」，不同。王劭按：本紀、年表及此傳，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，又與紀年不合，今亦殆不可考。〉取其城，地入秦。秦惠王二十五年，使樗里子爲將伐趙，虜趙將軍莊豹，

拔藺。〈正義藺縣在石州。〉明年，助魏章攻楚，敗楚將屈丐，取漢中地。秦封樗里子，號爲嚴君。〈索隱按：嚴君是爵邑之號，當是封之嚴道。〉

秦惠王卒，太子武王立，逐張儀、魏章，而以樗里子、甘茂爲左右丞相。秦使甘茂攻韓，拔宜陽。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。周以卒迎之，意甚敬。楚王怒，讓周，以其重秦客。游騰〈索隱游，姓；騰，名也。〉爲周說楚王曰：「知伯之伐仇猶，遺之廣車，〈集解許慎曰：「仇猶，夷狄之國。」《戰國策》曰：「智伯欲伐仇猶，遺之大鍾，載以廣車。」《周禮》曰：「廣車之萃。」鄭玄曰：「廣車，橫陳之車。」　索隱《戰國策》云「智伯欲伐仇猶，遺之大鍾，載以廣車」。以「仇猶」爲「厹由」。韓子作「仇由」。《地理志》臨淮有厹猶縣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并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，亦名仇猶，夷狄之國也。韓子云『智伯欲伐仇猶國，道險難不通，乃鑄大鐘遺之，載以廣車。仇猶大悅，除塗內之。赤章曼支諫曰：「不可，此小所以事大，而今大以遺小，卒必隨，不可。」不聽，遂內之。曼支因斷轂而馳。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』。」〉因隨之以兵，仇猶遂亡。何則？無備故也。齊桓公伐蔡，號曰誅楚，其實襲蔡。今秦，虎狼之國，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，周以仇猶、蔡觀焉，故使長戟居前，彊弩在後，名曰衛疾，〈正義防衛樗里子。〉而實囚之。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？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。」楚王乃悅。

秦武王卒，昭王立，樗里子又益尊重。

昭王元年，樗里子將伐蒲。〈索隱按：紀年云「楮里疾圍蒲不克，而秦惠王薨」，事與此合。　正義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，即子路作宰地。〉蒲守恐，請胡衍。〈索隱人姓名也。〉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：「公之攻蒲，爲秦乎？爲魏乎？爲魏則善矣，爲秦則不爲賴矣。〈集解賴，利也。〉夫衛之所以爲衛者，以蒲也。〈正義蒲是衛國之鄙衛。〉今伐蒲入於魏，衛必折而從之。〈索隱《戰國策》云「今蒲入於秦，衛必折而入於魏」，與此文相反。〉魏亡西河之外〈正義謂同、華等州。〉而無以取者，兵弱也。今并衛於魏，魏必彊。魏彊之日，西河之外必危矣。且秦王將觀公之事，害秦而利魏，王必罪公。」樗里子曰：「柰何？」胡衍曰：「公釋蒲勿攻，臣試爲公入言之，以德衛君。」樗里子曰：「善。」胡衍入蒲，謂其守曰：「樗里子知蒲之病矣，其言曰必拔蒲。衍能令釋蒲勿攻。」蒲守恐，因再拜曰：「願以請。」因效金三百斤，曰：「秦兵苟退，請必言子於衛君，使子爲南面。」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。於是遂解蒲而去。還擊皮氏，〈正義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，魏邑。〉皮氏未降，又去。

昭王七年，樗里子卒，葬于渭南章臺之東。〈索隱按黃圖，在漢長安故城西。〉曰：「後百歲，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。」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，故俗謂之樗里子。至漢興，長樂宮在其東，未央宮在其西，〈正義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。〉武庫正直其墓。〈索隱直如字讀。直猶當也。〉秦人諺曰：「力則任鄙，智則樗里。」

甘茂者，下蔡人也。〈索隱《地理志》下蔡縣屬汝南也。　正義今潁州縣，即州來國。〉事下蔡史舉先生，〈索隱《戰國策》及韓子皆云史舉，上蔡監門。〉學百家之術。因張儀、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。王見而說之，使將，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。

惠王卒，武王立。張儀、魏章去，東之魏。蜀侯煇、相壯反，〈索隱煇音暉，又音胡昆反。秦之公子，封蜀也。華陽國志作「暉」。壯音側狀反。姓陳也。〉秦使甘茂定蜀。還，而以甘茂爲左丞相，以樗里子爲右丞相。

秦武王三年，謂甘茂曰：「寡人欲容車通三川，以窺周室，而寡人死不朽矣。」甘茂曰：「請之魏，約以伐韓，而令向壽〈正義餉受二音，人姓名。〉輔行。」甘茂至，謂向壽曰：「子歸，言之於王曰『魏聽臣矣，然願王勿伐』。事成，盡以爲子功。」向壽歸，以告王，王迎甘茂於息壤。〈索隱按：《山海經》、啟筮云「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」，或是此也。　正義秦邑。〉甘茂至，王問其故。對曰：「宜陽，大縣也，上黨、南陽積之久矣。〈索隱謂上黨、南陽並積貯日久矣。　正義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。〉名曰縣，其實郡也。今王倍數險，〈索隱數音率朔反。　正義謂函谷及三崤、五谷。〉行千里攻之，難。昔曾參之處費，〈集解音祕。〉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，人告其母曰『曾參殺人』，其母織自若也。頃之，一人又告之曰『曾參殺人』，其母尚織自若也。頃又一人告之曰『曾參殺人』，其母投杼下機，踰牆而走。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，三人疑之，其母懼焉。今臣之賢不若曾參，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，疑臣者非特三人，臣恐大王之投杼也。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，北開西河之外，南取上庸，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。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，三年而拔之。樂羊返而論功，文侯示之謗書一篋。樂羊再拜稽首曰：『此非臣之功也，主君之力也。』今臣，羈旅之臣也。樗里子、公孫奭〈索隱按：《戰國策》作「公孫衍」。　正義音釋。〉二人者挾韓而議之，王必聽之，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馮』。」〉之怨也。」王曰：「寡人不聽也，請與子盟。」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。五月而不拔，樗里子、公孫奭果爭之。武王召甘茂，欲罷兵。甘茂曰：「息壤在彼。」〈正義甘茂歸至息壤，與秦王盟，恐後樗里子、公孫奭伐韓，今二子果爭之。武王召茂欲罷

兵，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。〉王曰：「有之。」因大悉起兵，使甘茂擊之。斬首六萬，遂拔宜陽。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，與秦平。

武王竟至周，而卒於周。其弟立，爲昭王。〈索隱按：趙系家昭王名稷。《系本》云名側也。〉王母宣太后，楚女也。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，乃以兵圍韓雍氏。〈索隱按：趙惠王二十六年，楚圍雍氏，至昭王七年，又圍雍氏，韓求救於秦，是再圍也。劉氏云「此是前圍雍氏，當赧王之三年」。《戰國策》及紀年與此並不同。　正義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。〉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。秦昭王新立，太后楚人，不肯救。公仲因甘茂，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：「公仲方有得秦救，故敢扞楚也。今雍氏圍，秦師不下殽，公仲且仰首而不朝，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。楚、韓爲一，魏氏不敢不聽，然則伐秦之形成矣。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？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下師於殽以救韓。楚兵去。

秦使向壽平宜陽，而使樗里子、甘茂伐魏皮氏。向壽者，宣太后外族也，而與昭王少相長，故任用。向壽如楚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如，一作『和』。」〉楚聞秦之貴向壽，而厚事向壽。向壽爲秦守宜陽，將以伐韓。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：「禽困覆車。〈集解譬禽獸得困急，猶能抵觸傾覆人車。〉公破韓，辱公仲，公仲收國復事秦，自以爲必可以封。〈正義公仲自以爲必可得秦封。〉今公與楚解口地，〈索隱解口，秦地名，近韓，今將與楚也。　正義上紀買反。公，向壽也。解口猶開口得言。向壽於秦開口，則楚人必得封地也。〉封小令尹以杜陽。〈索隱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。杜陽亦秦地，今以封楚今尹，是秦楚合也。〉秦楚合，復攻韓，韓必亡。韓亡，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〈集解音烏曷反。〉於秦。〈正義公仲恐韓亡，欲將私徒往宜陽閼向壽也。〉願公孰慮之也。」向壽曰：「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，子爲壽謁之公仲，〈正義子，蘇代也。向壽恐，今蘇代謁報公仲，云「秦韓交可合」。〉曰秦韓之交可合也。」蘇代對曰：「願有謁於公。〈正義公，向壽也。言向壽亦黨於楚，與公孫奭、甘茂黨韓、魏同也。〉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。王之愛習公也，不如公孫奭；其智能公也，不如甘茂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，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？彼有以失之也。〈索隱彼，公孫奭及甘茂也。有以失之，謂不見委任，情有所失。　正義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、甘茂，秦事不親委者，爲黨韓、魏也。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，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，以失之也。〉公孫奭黨於韓，而甘茂黨於魏，故王不信也。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，是與公孫奭、甘茂同道也，公何以異之？〈正義蘇氏云：「向壽與公孫奭、甘茂皆有黨，言無異也。」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。〉人皆言楚之善變也，而公必亡之，是自爲責也。〈正義楚善變改，不可信。若變改，向壽必亡敗，是自爲責。〉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，善韓以備楚，〈正義令秦親韓

而備楚之變改，則向壽無患矣。〉如此則無患矣。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。韓，公之讎也。〈正義韓氏必先委二人，故韓爲向壽之讎。〉今公言善韓以備楚，是外舉不辟讎也。」向壽曰：「然，吾甚欲韓合。」對曰：「甘茂許公仲以武遂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。」〉反宜陽之民，〈正義武遂，宜陽，本韓邑也，秦伐取之。今欲還韓，令其民得反歸居之。〉今公徒收之，甚難。」〈正義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，又歸宜陽之民，今向壽徒擬收之，甚難事也。〉向壽曰：「然則奈何？武遂終不可得也？」對曰：「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？〈正義潁川，許州也。楚侵韓潁川，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爲韓就楚求索潁川，是親向壽。〉此韓之寄地也。公求而得之，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。公求而不得，是韓楚之怨不解〈集解已買反。〉而交走秦也。〈索隱韓楚怨不解，二國交走向秦也。〉秦楚爭彊，而公徐過楚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過，一作『適』。」〉以收韓，此利於秦。」〈正義若二國皆事秦，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，此利於秦也。〉向壽曰：「柰何？」對曰：「此善事也。甘茂欲以魏取齊，公孫奭欲以韓取齊。今公取宜陽以爲功，收楚韓以安之，而誅齊魏之罪，〈正義言公孫奭、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，今向壽取宜陽爲功，收楚韓安以事秦，而責齊魏之罪，是公孫奭、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。〉是以公孫奭、甘茂無事也。」

甘茂竟言秦昭王，以武遂復歸之韓。〈正義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。〉向壽、公孫奭爭之，不能得。向壽、公孫奭由此怨，讒甘茂。茂懼，輟伐魏蒲阪，亡去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昭王元年，擊魏皮氏，未拔，去。」〉樗里子與魏講，罷兵。〈索隱鄒氏云：「講讀曰媾。媾猶和也。」〉

甘茂之亡秦奔齊，逢蘇代。代爲齊使於秦。甘茂曰：「臣得罪於秦，懼而遯逃，無所容跡。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，貧人女曰：『我無以買燭，而子之燭光幸有餘，子可分我餘光，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。』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。茂之妻子在焉，願君以餘光振之。」蘇代許諾。遂致使於秦。已，因說秦王曰：「甘茂，非常士也。其居於秦，累世重矣。自殽塞〈正義三殽在洛州永寧縣西北。〉及至鬼谷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陽城。」〉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。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，非秦之利也。」秦王曰：「然則柰何？」蘇代曰：「王不若重其贄，厚其祿以迎之，使彼來則置之鬼谷，〈索隱案：徐廣云在陽城。劉氏云此鬼谷在關內雲陽，是矣。　正義劉伯莊云：「此鬼谷，關內雲陽，非陽城者也。」案：陽城鬼谷時屬韓，秦不得言置之。〉終身勿出。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即賜之上卿，以相印迎之於齊。甘茂不往。蘇代謂齊湣王曰：「夫甘茂，賢人也。今秦賜之上卿，以相印迎之。甘茂德王之賜，好爲王臣，故辭而不往。今王何以禮之？」齊王曰：「善。」即位之上卿而處之。〈索隱案：處猶留也。〉秦因復甘茂之家

〈正義復音福。〉以市於齊。

齊使甘茂於楚，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。」〉而秦聞甘茂在楚，使人謂楚王曰：「願送甘茂於秦。」楚王問於范蜎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蠉』。」　索隱音休緣反，又休軟反。蠉，休緣反。《戰國策》云作「蝝」也。　正義許緣反。〉曰：「寡人欲置相於秦，孰可？」對曰：「臣不足以識之。」楚王曰：「寡人欲相甘茂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可。夫史舉，下蔡之監門也，大不爲事君，小不爲家室，以苟賤不廉聞於世，甘茂事之順焉。故惠王之明，武王之察，張儀之辯，而甘茂事之，取十官而無罪。茂誠賢者也，然不可相於秦。夫秦之有賢相，非楚國之利也。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滑，一作『涓』。」〉而內行章義之難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內句章昧之難』。」　索隱謂召滑內心猜詐，外則佯章恩義，而卒包藏禍心，搆難於楚也。注「一云內句章、昧之難」。案：《戰國策》云「納章句之難」。〉越國亂，故楚南塞厲門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瀨湖』。」　正義劉伯莊云：「厲門，度嶺南之要路。」〉而郡江東。〈正義吳越之城皆爲楚之都邑。〉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，越國亂而楚治也。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，臣以王爲鉅過矣。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，則莫若向壽者可。夫向壽之於秦王，親也，少與之同衣，長與之同車，以聽事。王必相向壽於秦，則楚國之利也。」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。秦卒相向壽。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，卒於魏。

甘茂有孫曰甘羅。

甘羅者，甘茂孫也。茂既死後，甘羅年十二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。〈索隱《戰國策》云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。〉

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，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。秦使張唐往相燕，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。張唐謂文信侯曰：「臣嘗爲秦昭王伐趙，趙怨臣，曰：『得唐者與百里之地。』今之燕必經趙，臣不可以行。」文信侯不快，未有以彊也。甘羅曰：「君侯何不快之甚也？」文信侯曰：「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，燕太子丹已入質矣，吾自請張卿〈索隱即張唐也。卿，字也。〉相燕而不肯行。」甘羅曰：「臣請行之。」文信侯叱曰：「去！我身自請之而不肯，女焉能行之？」〈正義女音汝。焉，乙連反。〉甘羅曰：「大項橐〈索隱音託。尊其道德，故云「大項橐」。〉生七歲爲孔子師。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，君其試臣，何遽叱乎？」於是甘羅見張卿曰：「卿之功孰與武安君？」卿曰：「武安君南挫彊楚，北威燕、趙，戰勝攻取，破城墮邑，不知其數，臣之功不

如也。」甘羅曰：「應侯〈索隱范雎。〉之用於秦也，孰與文信侯專？」張卿曰：「應侯不如文信侯專。」甘羅曰：「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？」曰：「知之。」甘羅曰：「應侯欲攻趙，武安君難之，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。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。」張唐曰：「請因孺子行。」令裝治行。

行有日，甘羅謂文信侯曰：「借臣車五乘，請爲張唐先報趙。」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：「昔甘茂之孫甘羅，年少耳，然名家之子孫，諸侯皆聞之。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，甘羅說而行之。今願先報趙，請許遣之。」始皇召見，使甘羅於趙。趙襄王郊迎甘羅。甘羅說趙王曰：「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？」曰：「聞之。」曰：「聞張唐相燕歟？」曰：「聞之。」「燕太子丹入秦者，燕不欺秦也。張唐相燕者，秦不欺燕也。燕、秦不相欺者，伐趙，危矣。燕、秦不相欺無異故，欲攻趙而廣河間。王不如齎臣五城〈索隱齎音側奚反，一音賚。並謂割五城與臣也。〉以廣河間，請歸燕太子，與彊趙攻弱燕。」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。秦歸燕太子。趙攻燕，得上谷三十城，〈索隱《戰國策》云得三十六縣。　正義上谷，今嬀州也，在幽州西北。〉令秦有十一。〈索隱謂以十一城與秦也。〉

甘羅還報秦，乃封甘羅以爲上卿，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。

太史公曰：樗里子以骨肉重，固其理，而秦人稱其智，故頗采焉。甘茂起下蔡閭閻，顯名諸侯，重彊齊楚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恐或疑此當云『見重彊齊』，誤脫一字。」　正義甘茂爲彊齊楚所重。〉甘羅年少，然出一奇計，聲稱後世。雖非篤行之君子，然亦戰國之策士也。方秦之彊時，天下尤趨謀詐哉

索隱述贊嚴君名疾，厥號「智囊」。既親且重，稱兵外攘。甘茂並相，初佐魏章。始推向壽，乃攻宜陽。甘羅妙歲，卒起張唐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